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升仙傳 第四十三回 一枝梅大鬧磁店 蘇九宮仗義疏財

話說一枝梅同江西客人言罷，先撲磁器店來，不多時到了磁器店前，只見年七正在街上卷棚底下坐著，許多人在那裡閒著說話，又見走馬門樓台階石上臥著七八隻大狗，苗仙遂從懷中取出一條花手巾來，又取出一條白汗巾，卷了兩個卷吹了一口仙氣，立時變成兩個兔子，一個花的一個白的光潔可愛，當時圍了許多人一齊觀看，個個喝采。年七向小廝問道：「這是做什麼的，如此熱鬧？」小廝說：「是看兔子的。」年七說：「好沒見過世面，一個兔子有什麼稀罕，叫他拿來我看。」小廝聽說把一枝梅拉到卷棚底下，年七看了看果然一對好兔。遂向苗仙言道：「把那兔子拿來我看。」苗仙說：「我這兔子認生，怕咬著你老。」年七說：「胡講，哪有兔子會咬人的，只管拿來。」苗仙聽說遞與年七，年七抱在懷中正然觀看。

苗仙暗把劍訣一掐，兩個兔子往年七臉上一躡，七賊著忙，將手放開，兩個兔子落在地下，一個路南一個路北往前直跑，台上的七八隻大狗一見兔子直跑，往前就趕，把路南的兔子趕入一座磁器店中。眾人一見著忙，趕兔子的趕兔子，打狗的打狗，只聽唏哩嘩啦傢伙亂響，路北的兔子也是如此。眾人正然趕打，苗仙見磁器已經打盡，將兩條手巾收回，兔子轉眼不見。年七見這事情，氣的一跤栽倒，口歪眼斜，就似個瘋子一般。苗仙趁著眾人忙亂，用隱身法隱住身形在一旁觀看。看著眾人把年七用轎子送回家去不提。

且說那些客人在遠處看著鬧了磁器店，俱各歡喜。往回裡走了不遠。一枝梅趕到跟前說：「眾位可如意麼？」眾人說：「仙長果有神通。」言罷將苗仙領到會館，湊了千兩銀子交付明白。苗仙用法術，把銀子盡裝入搭包之中，回店而去。韓慶雲早已先到店中，一見苗仙拍手大笑說：「師兄的法術果然高強，不知謝禮得了沒有？」苗仙說：「整整一千，快些送給魏東泉打點官司，咱好起身。」二人說罷出店，苗仙還扮作僕人，同到魏東泉家把一千兩銀子交了，又托咐了一遍，回到店中專候信息。

且說魏東泉把銀子留下三百，只用七百兩銀子把官司打點妥當，問成個秋後絞罪，張明、胡旺得了此信，往監中去看仲舉，仲舉說：「我這官司已經問成死罪，你們快回南京報信，好作區處。」張明說：「姑爺店中的銀子，昨日出了驢夫的腳價不能退回，如今剩了幾兩銀子，除了店帳也不剩麼了，俺二人沒有盤費怎樣走法？」仲舉聽說這話正犯艱難，旁邊轉過一人姓蘇號是九宮，乃是一個丹青畫客，生平仗義疏財廣行善事，也在草帽衙門居住，和仲舉雖是沒有交往，卻也認識，今因給獄官送喜容，來在門口等候筆資。聽見仲舉和僕人說話，其情甚苦，他便動了惻隱之心，隔著牢門拱手言道：「高兄請了，方才聽說要叫盛價回去沒有盤費，不知待往哪去？」仲舉聞言抬頭一看，還認的是九宮，遂拱手言道：「蘇兄有所不知，武昌府還有個家小，今叫二人回去報信好來給我打點官司。」二人正然說話，出來一個獄官的家人說：「蘇先生，這是薄禮三兩，老爺多多拜上，有勞大筆。」九宮接過禮來說：「承費心了。」復向仲舉言道：「若愁盛價沒有盤費，我還帶著二兩銀子，連這共是五兩，也夠他們路上用的，你在監中耐心等候，自有出頭的日子。」言罷遞與仲舉揚長而去。

仲舉心中甚是感念，遂向僕人道：「你們回去還了店錢，把你大奶奶請來我有話說。」僕人領命回店算還房錢，到了仲舉家中把高仲舉的罪名對於氏說了，於氏淚流滿面放聲大哭，兩個僕人一齊勸道：「奶奶且莫傷感，姑爺在監中等著和大奶奶說話哩。」賢人聽說止住淚痕，叫張明僱了一乘小轎，上轎到了刑部監門口。張明給了管監的一個小禮，才開監門放他主僕進去。夫妻見而不用說是彼此傷感，高仲舉說：「賢妻這番官司還是被害，幸虧遇著好人仗義疏財，與我打點了官司，方得問一個秋後發罪，若要遇著大赦，還可以有命。我叫賢妻前來不為別事，今日要叫二人起身回去報信，家中還有幾兩銀子，時常與我送些飯來。沒有也就罷了。」於氏聽說兩眼垂淚說：「夫主只管放心，我就是討一碗飯也與你送來半碗。」

仲舉點頭，遂將寫下的書信和那五兩銀子遞與張明說：「你二人急速回去，快打點救我要緊。」正然說話，老爺前來查監。張明、胡旺領出於氏上轎回家而去，兩個僕人把仲舉的衣服行李送到高家，天色已晚，二人回店閒談，胡旺說：「張哥你看蘇九宮真是好人，平白裡就肯給咱五兩銀子，若要不然，咱還不知怎樣回去法哩。」張明說：「可不是麼，此人定有好處。」二人在房中說話，苗仙從窗前經過，把話盡皆聽見，回到房中對韓生言道：「咱們教長常說北京有個蘇九宮，也有神仙果位，今日聽說果然是個好人，待我明日訪他一訪，看是如何？」言罷就寢。

到了次早，張明、胡旺起身去了。苗、韓二仙出店問到蘇九宮的住處，苗仙叫韓生化現了個財主，用石頭點成兩個元寶，叫韓生拿著，又囑咐了韓生幾句，韓生點頭，上前叫門。九宮出來見是個財主，讓到書房中坐下，說：「尊兄貴姓，下顧有何見教？」韓生說：「在下姓韓。要求畫個形像，畫一個男子與我的形容一樣，添上幾根鬍子，把他赤身綁在柱子之上，對面畫個惡鬼開弓放箭。」九宮說：「這畫異樣，不知是什麼故事？」韓生說：「實不相瞞，我祖上有萬貫家私，生我弟兄二人，我要用這鎮壓法治死家兄，我好獨得家業。」言罷取出兩個元寶試探九宮。九宮聽了這話心中大怒說：「好一個無義之人，快忙去罷，這畫我是畫不來的。」把韓生推出街門翻身進去。

韓生一見苗仙，把九宮的話說了，苗仙說：「此人雖不愛財，未必不好生氣，我再試他一試，看是如何？」言罷化了個叫花，推門進去，說：「爺爺、奶奶有飯討碗吃哩。」蘇九宮有十七八歲的兒子端出一碗飯來。苗仙一看倒動起怒來，說：「要舍上碗好飯，這飯是打發叫花的嗎？」言罷潑在地下。小孩子說：「好個可惡的花子，好意給你飯吃，你倒潑了，快些給我去吧。」苗仙說：「好個大膽的孩子！」手拿打狗棍子就要去打，九宮從院內出來問知所以，卻是並不動氣，從腰內取出兩文錢來遞與苗仙說：「朋友，想必飯是冷了，這也不值的動火，另過一家去吧。」苗仙故意動怒把錢往地下一摔，大聲言道：「這是打發花子爺的嗎！」九宮滿口陪不是，苗仙只是不依，街坊們氣不過齊來要打苗仙，九宮再三攔擋。

苗仙得空溜出，把方才的事告訴了韓生說：「這個人雖然免了財氣，還不知酒色上何如，待我再試他一試。」言罷同韓生走到一個僻靜地方，點了一所房子，和高仲舉的住宅一樣，又用三個紙人變成仲舉、於氏和丫鬟，房內的物件一概俱全，苗仙又化現了個僕人到了蘇家門口，叫出九宮說：「高相公昨在監中多承厚情，幸是官府清廉，釋放回家，今日特差小人來請大爺過去敘談敘談。」九宮聽說滿心歡喜，說：「既然如此，倒要過去看看。」言罷出門，同苗仙往前行走，不多時到了現化的門前。仲舉迎接進去，讓在書房以內，乾恩萬謝，說了些承情的言語，立時叫僕人擺上肴酒，二人對坐同飲。苗仙原是搬運來的皇封御酒，美味香甜。三人吃了一會，九宮有了八分酒意。只見一個僕人進來言道：「我家爺請高大爺說話，在家立等。」仲舉起來把手一拱說：「對門來請說話，小弟暫且失陪。」言罷出門揚長而去。

九宮自己坐了會子，忽見有個丫鬟領著一位佳人走進房來，九宮一見連忙倒退，說：「梅香大姐，此位是什麼人呢？」梅香說：「這是我家主母，趁爺不在家中特意出來敬酒。」言罷往外一溜將門反扣，那佳人過去輕啟朱唇說：「我丈夫今晚必不回家，待我奉陪一杯有何妨礙。」言罷端酒就往前遞，九宮頭也不抬直往後退，還未及開口，忽然撞見一塊石頭，一腳絆倒，及至起來一看，原是一塊空地。正在發呆之際，苗、韓二仙拱手言道：「居士在此莫非有心事麼？」九宮說：「二位不知，青天白日在此見鬼，所以發呆。」苗、韓二位拍手大笑說：「京城之中哪有鬼怪，想必你有善根，是仙人度脫與你，你今日的聞見我卻知道。」遂把求畫的討飯的和方才的所見說了一遍。

九宮心中暗想，這事奇怪，今日的事情二人如何知的這等清白。正在煩想之際，苗仙說：「居士不必心疑，這分明是你有善根，用酒色財氣試你，你若能以跳出圈外，就可以去作仙了。」九宮聽罷猛然醒悟說：「我看二位大有來歷，就求度脫度脫我吧。」言罷雙膝跪倒再不起來。苗仙說：「我二人修行尚淺，怎敢取個徒弟，你若真心出家，咱們做個道友，同往四川去看教長方可。」九宮問及教長姓名，苗仙說了，又說了韓生與自己的姓名。九宮心中大喜，說：「既然如此，我也不回家去，咱們就此走吧。」

苗仙說：「好，蘇兄倒有決斷，你同韓兄先到蘆溝橋去等我，我到店中就來。」言罷各自分手，苗仙回到店中還了店錢，到了蘆溝橋上，三人會面直撲四川大道，這且不表。

且說解子王英奉小塘之命往四川採藥，及至到了四川，盤費已盡，偶然遇著個過路的巡檢要往夔州上任，此人姓周名鼎，他原是宛平縣的書辦。三考已滿選了個異路前程，從巴州經過，瞧見王英說：「王二哥你怎麼流落在這裡來了呢？」王英一看說：「那不是周先生麼，看光景恭了喜了，不知選在何處？」周鼎說：「是夔州永豐鎮的巡檢，王二哥你為什麼出了家呢？」王英把改惡從善的始末說與周鼎，周鼎說：「行善不過心正就是了，何必出了家呢，你不如和我到任裡受用幾年去吧。」王英一來沒有盤費，且是受苦不過，一時把心變了，遂和周鼎到任。